

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

麻雀

上



张贺琴〇主编
孙涛〇著



揭秘社会隐私
写真众生情感

大众文库出版社

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

麻 雀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雀/孙涛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5

ISBN 7-80171-466-0

I. 麻…

II. 孙…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7878 号

麻 雀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25 字数 180 千字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59.8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 写在前面的话 •

21世纪文学回归大众

曾华

《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第一批五本原创长篇小说终于出版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短短十几年里中国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发生裂变与转型。人们的生活、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传统价值观念都在这样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裂变与转型中发生强烈震荡。往日宁静闭塞凝固的生活被动荡浮躁焦虑的生活代替，社会变得多元、多维、多彩。与之相比，八十年代曾经轰轰烈烈的文学却显得憔悴、苍白、力不从心，不得不借用各种商业手段炒作叫卖。是时代和读者抛弃了文学，还是所谓作家、批评家的那种文学滞后于时代和读者。

大众文艺出版社换了一个角度，向读者推出《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这个选题特邀从事长篇

小说编辑工作三十多年的著名编辑张贺琴主编，这套小说的作家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他们描写的是各自的视角看到的世界，他们倾诉各自对生活境遇的感受。读者将从这些文字中看到巴尔扎克似的对于时代物质生活的全方位细致描摹；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深刻拷问；看到当今时代大众的精神生命和物质生活体验。我们管这样的作品叫大众小说。它们的作者不是那种自命不凡的文学精英，它们的内容也不是那种为文学而文学的无病呻吟，玩弄文字游戏。它们来自于人们的心灵痛苦，来自对急剧变幻的社会生活和自身生活方方面面的困惑。

《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第一批五本原创小说，出自五位男作家之手笔。这些小说对社会、对生活充满敏感。这些小说的内容来自社会深处，这些小说的作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感受人性的扭曲和压抑，他们笔下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困惑是读者的困惑，他们的失望是读者的失望，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读者的憧憬。他们在文字中的宣泄、叫喊、呻吟，也都是读者的宣泄、叫喊、呻吟。他们的文字来自对生活的直接感受，他们的文字是时代的镜子，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最细微的全貌，读者能够在这些文字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和感觉，希望或失望，愉

悦或忧伤，甜蜜或痛苦。

我写作，我就是作家。大众文学是来自人们生活和心灵的文学，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从这里起步，走向新生。

2004年3月20日于新加坡



这是一位诗人、一位
作家和一位编辑之间的故事，
他们在文坛上就好像几只小
小的麻雀，而麻雀的故事，
在鸟类中原本就不动人……

目 录

第一章

诗人的浪漫之旅/诗人吴贺东

1

第二章

残缺的夜晚/编辑杨雨生

45

第三章

无契约之爱/作家曾华

119

第四章

书海淘金/诗人吴贺东

179

第五章

文坛圆梦/作家曾华

251

第六章

大雪压龙城/尾 声

281



第一章 诗人的浪漫之旅

诗人吴贺东

那一天是一个下雪的日子，我沿着与古城墙并行的便道漫无目的地走着。有一群麻雀吱吱喳喳地在白雪压住的绿地上觅食，时而被便道上的行人惊动，飞起又落下。凡有人群居住的地方，麻雀便相随而来，依赖人类生存空间而生存的麻雀，即便在这种天气，也不难找到人们抛洒的食物。

一切全成了历史。迎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我信步而行，不由得来到了西部书城的旧址。这是许多年以后，当我重新自由地走在西安的大街上时，曾经属于我的西部书城已经不在了，弃我而去的还有我的妻子和俯首听命的雇员们。此刻的我不然一身，就这样不得不在雪地上漫无目标地走着，再次面临一次人生的起步。

这里依旧是一家书店。我如出出进进的普通读者一般，走进了这家书店。我不想看任何书，只想



在这曾属于我的店铺里慢慢地走一走。然而我还是在一个陈列着小说的书架前停住了脚步。我的目光落在一本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上，书名叫做《七彩梦》。

我以最敏捷的速度从书架上抽下了这部小说。没错儿，这本《七彩梦》的作者是曾华。是北京一家大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新书。这本书，又让我想起了那个闷热的夏天，我最后一次在龙城的浪漫之旅。

那时，龙城的这位作家面对我的诗集时，眼中曾射出那般让人无法接受的目光。嗬嗬，诗人！诗人真是太多了。他那种不屑一顾的语气简直就是对诗人的蔑视。你们诗人除了会分行书写，难道还有什么一致公认和共同遵守的标准和规则吗？分成行的文字，加点漂亮的形容词，加点让人怎么想都可以去发挥的比喻，说到底，那不过是一种分行书写的散文罢了！

这个曾华，他现在在哪里呢？

他这本小说，竟然几年后在北京出版了，而且印制得十分漂亮。

“这位先生，书翻得太旧了不好卖，这本书您买吗？”是一位还算漂亮的女孩子，正蹭在我的身边，将我看成了那种只看书不掏钱的主儿。我不由得狠狠瞪了她一眼，问她：“你知道西部书城吗？”她摇

摇头。

我又问她：“这本书好卖吗？”

她这回点点头，说：“好卖得很哩，全是高中生、大学生们来买，这本书我们已经是第二次进货了。先生，你买吗？”

我买下了这本小说，为了它给我引出的回忆，也为了逃避开女孩子那种以为我没有钱买书的眼神。

我拿着这本书走在大街上，天空依旧将纷纷扬扬的雪片儿抛向大地。

人的脚印只能被每个人甩在身后。今后何处是归途？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只要中国在新的世纪还会有诗人存在，诗人的头衔对我就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

那个夏天也许有许多故事，而我的故事却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

因为接到了赵娜娜的一个电话，我在那个夏天决定飞一趟龙城。

身为西部书城的经理，我的另一个身份是诗人。经理们的身边总是陪伴着女人，而诗人浪漫的生活中又不能缺少了艳遇。我是做着经理的诗人，与赵娜娜的交往，是我生活中的一段传奇。

西部书城的门面不大，与西安的许多个体书店相比，西部书城的门面甚至显得有些寒酸。进了这



诗人的浪漫之旅



寒酸的门面，几排书架摆在憋屈的店铺里，上面的书很杂，既没有市面上很抢手的各种畅销书，也没有很专业的新书，也许这会让人感到这书店外面的牌子和里面的内容实在名不相符。就是里面办公的地方也显得拥挤，除了会计有一张办公桌，其他内勤人员进来休息时，只有一把椅子可坐。光顾这里的读者不多，回头客几乎就没有。我不在这里办公，也从没有想到扩大一下门面。我那时有我的想法，只要有自个的经营路子，要那么大的门面干什么？靠图书零售，一年到头，那又能赚几个钱？我自有我的赚钱路子。甭说在西安古城，就是在全国的图书市场上，愿意和我这位西部书城大老板打交道的书商，大大小小多的是。谁不知道从吴贺东名下批来的书好销？别人往外发书，对方总是收到书到后再付款，或者是收到书销完以后再付款，可到了我名下，历来都是对方先付款后我才给他发书。

各行各业都有大腕，那阵子，若问在图书市场上谁叫大腕？我敢说，我那阵子就叫大腕！

赵娜娜却从来没有做过图书生意。这位漂亮的女人是龙城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一位图书市场上的大腕，能得到赵娜娜这么一位情人，绝不是因为赵娜娜有求于我。

而最初，我却以为这位漂亮的女人也是为了钱。

我有的是钱，找个女人玩玩并不是一件难事。去歌厅要名陪唱小姐，只要肯付钱，陪唱小姐从来不拒绝陪唱以外的服务。同样，去桑拿浴房洗桑拿，只要肯付钱，按摩小姐也从来不拒绝按摩以外的服务。至于外出谈生意住进星级宾馆后，那些直接将电话打进客房的地下妓女，只要肯付钱，她们的床上服务更会让客人满意。但和这样的女人玩，只是一种生理宣泄而没有半点精神交流可言，正如将许多抒情的句子排列成行才能算做好诗歌一样，如果与女人的交往少了一个情字，任你简单的句式排列得再多，也绝对不是一个好诗人笔下的佳作。

认识赵娜娜，是在我自个的办公室里。

要说西部书城卖书的门面房有些简陋的话，我办公室里豪华的装饰却不亚于古城西安的任何一位老板。一位实力雄厚的书商，要拥有众多的同行朋友，但更要拥有出版社的朋友、新华书店的朋友和印刷厂的朋友。而要和这些行业的朋友打交道、做生意，没有一间像样的办公室能行吗？

那一天，准确地说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赵娜娜的那一天，是这个女人主动推开了我的办公室。其时正值盛夏，我正坐在写字台后面的皮转椅上，听会计在电话里向我汇报最近几天的营销情况。当屋门被推开时，我不由得将目光落在这女人身上，如





一道虹霓闪过，令我的眼睛狠狠地眨了几下。

“哦……哦……我知道我是走错了，可我是想问一下，西部商城的总经理办公室究竟在几层？”

那带有磁性的女中音很好听，一对漂亮的眼眸子，正直视着我。

西部商城就在楼下，楼上的写字间里住满了各式各样的公司。我办公室的门上挂着西部书城经理办公室的牌子，一个是商城，一个是书城，仅仅一字之差，免不了有找商城经理的主儿会糊里糊涂推开我的房门。要是面对别的误入者，我绝不会放下电话，顶多是用手指一指天花板，告诉对方，说西部商城总经理的办公室还得上一层。如果我心情不好的话，就只有一句话了：“不知道！”

可眼前的这位误入者让我觉得心颤。我的眼睛迎候着对方，不愿意再离开那女人的目光。

“等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吧。”我果断地冲电话里说了一句，就急匆匆按下了电话。又不失时机地冲误入者客气地一笑，点点头说：“你坐呀，你先坐呀，你是说，你要找谁？”

我是明知故问，无非是想与这位漂亮女人多说几句话。对方却一点也不客气，落落大方地坐到了我的面前，又说了一遍要找西部商城总经理的话。我真想和这女人再多套套近乎，可不知该说什么，



这女人却继续直视着我，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她说西部商城的办公室主任预订了 200 张票，她是来送票的，没见到办公室主任，将票留给别人又不放心，这才想到找总经理。她由送票便提到了明天晚上的歌星演唱会，说这场演唱会的经纪人和西部商城的总经理是老关系，要不人家能一下子就预订 200 张票？一张票 50 元，不是个小数，她怕别人代收了当下拿不到票款，自个回去不好交代。她盯着我，又继续很随意地说下去，说明天晚上出场的歌星，在南方沿海地区初出道时就很走红，虽说还算不上什么大腕和明星，但唱得好，一到北京就站稳了脚跟，在京城还是有些名气的，这回由北京来西安演出，票卖得也不错。

“你呢？你是什么角色？”我插话问。

那女人笑一笑，样子更好看，说自个是舞蹈队的。说着又扫视了一下我的这间办公室，赞叹道：“能看出来，你是位儒商。”

这赞叹让我心动，而能发出这赞叹的女人更让我心动。再细细打量一下这女人的身材，高耸的前胸，修长的双腿，细细的腰身，便想：她还真是个跳舞的料。

我是有些想入非非了。

只听女人又问：“这楼上写字间里尽是些公司，



也不知哪家公司的老板，愿意买些票活跃一下员工们的文娱生活？”



想都沒想我就表了态，说我就愿意买一些票。



女人很高兴，问我买几张。



我狡猾地眨眨眼，又说：“你最好今天晚上 9 点钟准时来一趟，到时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我们两人说话时彼此的眼睛始终都没有离开对方，对这个话题双方都没有最后落实。后来那女人问清了西部商城总经理办公室的楼层，就起身告辞了。临出门时又转过身来，给了我一个甜甜的笑。

我不知道这位让人看一眼就会心动的女人，会不会如约而来。我只是把今天的这事看做一个游戏而已。晚上没有回家，我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说今晚有些应酬，可能要晚些才能回去。打罢电话就上街去快餐店匆匆填饱了肚子，再回到自个的办公室，只是呆呆地坐在办公室里，任时光一分一秒地熬向我期盼的 9 点钟。9 点钟眼看就要到了。我关灭了屋里的大灯，只留下一盏台灯，使光束仅仅照在写字台上，任四周形成一个朦胧的空间。我突然觉得自个实在有些冒傻气。一个那么漂亮的年轻女人，与人家又没有任何交往，只是偶尔相逢，聊了那么几句，连人家的名字都没有问清，就约人家晚上来见面，人家是舞蹈演员，又不是应召妓女！再



说，你又没有说好要订多少票呀！为自己在这件事上竟然没有想周全，我突然生出一阵后悔。她不就是想推销票吗？要想勾她晚上来见面，是该说定了买多少票才好。10张？20张？不，不，最少也应该和她预订下30张票才能见效。也许为了拿这30张票的回扣，她才会如约跑一趟的。可自家的员工最多时也不过四五号人，果真订下30张票，又送给谁呢？出那么多钱，只是为了和一个漂亮女人有一个还不知下文的见面，值吗？想到这里，我抬腕看看手表，马上就9点了，楼道里却依旧安静得听不到一点儿动静。我决定了结自个这场自作多情的游戏了。和妻子已经说好了晚些回去的话，那就出去找个歌厅寻个小姐玩玩吧。

正要起身时，门却被轻轻地推开了。

天呀！果真是她。

漂亮的女人大约来了，没有说什么，只是又轻轻地闭上屋门，轻轻地坐到了我的写字台前。我与她就如老熟人般地聊了起来。隔着台灯的光柱，一男一女各自坐在朦胧的空间里，面对面地望着对方。她没有提订票的事，我也没有说订票的话。我说起自己的经历，说我原本是位诗人，还做过省里一家刊物的诗歌编辑。我知道只要我自称诗人时，脸上就会显出一种谦恭的笑容。这是我在各种社交场合

诗人的浪漫之旅